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布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

譽之甚也

向曰先生謂宋玉也王問宋玉不有遺失之行於國中之人乎何爲衆庶百姓不談先生聲譽

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宋玉對曰唯

銑曰唯應之辭

然有之

良曰然亦有其所以

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

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

善本有

過數十人而已

善本無而已字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

者不過數人

善本有而已字曲名也陽春白雪高曲名也

是以

善本無以字

其曲彌

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

濟曰鳳鳥之長鯢魚之長善曰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

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

負蒼天足亂浮雲善本無足翱翔乎杳冥之上向曰杳冥夫

蕃薈之鷄山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銑曰蕃薈蒿草之屬鷄

上豈能料計天地之高遠哉言其不知也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

夷於碣石良曰崑崙山黃河之源出焉墟山根也暴露也鬐魚之鬚鬣也

下基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良曰孟諸大澤名尺澤小水也鯢小魚名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

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

有鯢善本作也士亦有之翰曰言亦有大夫聖人瑰古意琦巨

行超然獨處向曰瑰太世善本作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向曰玉自言其才俗人所不知

設論

答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銑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之士待

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也善曰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

客難東方朔

翰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位卑故假為客難以荅之曰蘇秦張儀

善本作壹字

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翰曰當遇也良

曰都居也今子大夫

向曰謂朝也脩先主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

百家之言不可勝數

善本作記字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

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無

善本無無字效明白甚矣翰曰言張儀蘇秦一遇而

為鄉相而朝好學樂道位且卑微是好學之無效明白甚矣善曰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自以為智

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

者尚有遺行邪善本作也銑曰客意者以朝有主而位下恐其有遺失之行也善曰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同胞浦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向曰同胞之徒謂兄弟也言其祿薄兄弟亦無所容居其何故如此蘇林曰音胞胎之

胞言親兄弟也善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善

無也字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

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翰

謂爭強弱未定也善曰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主擾亂天下諸侯力政入欲獨行以相兼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

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得王者彊失王者亡故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

說去得行焉良曰士謂賢士也善曰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

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善本作倉廩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君米

藏曰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善本作德流字天下

震懼向曰懼也諸侯賓服威振四夷善本無威振四夷字連四海之外以為

帶安於覆盂翰曰言連如衣帶也孟器也言天下無事人安如在於覆盂器之下善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盂

與杆同音下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

肖何以異哉向曰言天下易治國家所舉動事如運於手掌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肖也善曰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

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

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銑曰虜謂

寇敵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良曰抗舉也用之則為

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藉盡節效情

者也安知前後謂無所用其才也方今善本無方今有夫字天地之太士民之眾竭精馬說

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采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韓曰言士

人盡力以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之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道路者門戶謂道路也善曰文子曰韓臣輻湊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

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向曰掌故卑吏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苗善曰本作苗字雖有聖

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殊善本

作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鶴鳴九皋聲聞于天銑曰皋澤也言人好學脩身聲譽聞於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於外鶴鳴於澤而聲聞于天也

善曰韓子曰丈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世異則事異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苟能修身何

鼓鐘于宮
漢書師古曰小雅白華
詩云有於中必
形於外也
鶴鳴于九皋
師古注
曰小雅鶴鳴詩也
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

得信

漢書曰辟若鵲鳴之
師古注曰鵲鳴雁渠
小月雀也則鳴行則
振其翼其勤若也
曰得信即音也
水

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上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稅

文武之道以相周室封於齊士百戚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音稅

學敏行而不敢怠也翰曰孳孳勤懼怠怠慢也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

為善舜之徒也壁言若鵲鳴飛且鳴矣向曰鵲鳴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亦如人孳孳脩身而不懈怠也善曰毛詩

曰題彼鵲鳴載飛載傳曰天不為人之惡故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

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善本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銑曰匈匈天有

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良曰道行也言君子

行善事乃是其常而小人詩曰禮義我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善曰比皆孫卿子文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翰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至明察人見冕而前

旒所以蔽明旒士續蔽善本耳所以塞聰向曰冕冠也旒冠前垂者以蔽目前之明察視不見下人小

過也。黈黃玉以縣裏之於冠兩邊以塞耳所以示不聞下人之過。續細縣也。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纁以黃縣為九懸冠兩邊當

耳不欲聞不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急之言也。

人之義也。銑曰不求備才於一人蓋收其片善也。善曰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良曰枉曲也言曲者申之令直使各自得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濟曰優

使自求。揆而度之使自索。所之。翰曰揆度其才性所為使不相奪倫各自求其所宜也。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

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

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則必有逸志而才有疾速

且廣大。其事也。今世之處士。善本有時雖不用一句。塊然無徒廓然獨居。銑曰塊獨兒廓空也。上觀許

由下察接輿。良曰許由接輿並隱者。計同范蠡忠合子胥。濟曰范蠡越賢臣也越王用其計

滅吳伍子胥賢臣也盡忠於吳王而見殺。善曰史記曰勾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之。大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翰曰國家

昏亂忠臣用焉今雖有賢人且屬於天下和平而百姓皆與義相扶是故賢人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侶者其固宜也客何疑於我而有難說也若夫

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善本無酈歷食異其肌之下齊說

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

善本有也子又何怪之邪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皇用李斯并六國漢用酈食其說齊下七十餘城如流言易也如

環謂諸侯從其言如環之繞指也子謂客也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語曰

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迺罷酈下守戰之備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江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

發其音聲者善本無哉銑曰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測量也筵小木枝也撞擊也言以竹管窺於天以蚌蛤量其海以木

枝擊其鐘其條貫文理聲音終不可通發矣胡自言所答客之辭不可通發心意也張晏曰蠡瓠瓢也善曰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

漢書作由是觀之
師古注曰孤豚孤特
豚也羣碑滅也年詩

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
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
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壁言由鼪鼪之龔狗孤豚之咋士虎
至則靡皮耳何功之有良曰鼪鼪鼠也孤豚小豬也咋齧也靡耳畏服貌
猶鼠之龔狗豚之齧虎但畏服而已矣所彊言者蓋無功也善曰李巡爾雅
注曰鼪鼪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
是也說文曰靡爛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濟
靡與糜古字通也下愚朝自謙也處士謂客也言今所答以下愚之言以非斥於客雖彊欲勿困悖固不可得也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
而終惑於大道也翰曰朝自謙不知權變而迷惑於大道

解嘲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向曰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銑曰丁明傳晏董賢皆用權勢天下傾附也善曰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

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傳皇后哀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良曰

帝即位封后父晏為此鄉侯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濟曰草創言造作也太玄經也泊如謂淡泊無人有嘲雄以

玄善本有尚白翰曰玄道也白喻人俗也化俗歸道亦如染素於黑黑成則

無可而善本無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向曰上世之今為

則止歸於休也生猶為也已止也善曰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

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玄為於世也

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都人之爵懷人之符分

人之祿銑曰盡忠為尊人君也揚名為榮父母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也紆青拖徒紫朱丹

漢書師古曰青紫謂衣
又徒可及

其轂良曰紆帶也也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丹以朱色飾其車轂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

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今吾子辛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君等賢同

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濟曰天子多忌諱而人彌窮貧忌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苛也金門天子門

也玉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應劭曰待詔金門問置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竒出一榮上

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恭一橫論者莫

當翰曰電光謂辭辭速如電光之閃也一從一橫謂言辭從橫而生諸所論說者莫能當公失言雄曾不如此以說人主以談公卿以取重位也善曰

史記秦王曰知一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

餘萬言向曰言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反顧其靜默而作太玄經五千文

善曰以樹喻文也扶疎西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者

入無倫善本作間字銑曰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此也纖小也善曰春

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無間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

無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良曰言其位不過侍郎且拔擢之纔至於給事黃門郎而

已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其何為官見排擯如此

也善曰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善本無朱丹吾轂

不知一跌觀將赤吾之族也翰曰跌差也且富貴朱丹其轂若一逢差失則族亦見誅往者善本

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為十合為六七四分五割並為戰

國向曰網謂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鹿喻亂兵也逸走也周末諸侯離叛為十二國後相并合乃為七國然而秦彊東制諸侯故別言之則有六并而言

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銑曰天下喪亂諸侯各保山河故四瀆五岳各為分割並為戰爭之國也剖判也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善曰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

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雷灼曰此直道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良

言君臣數遷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濟曰得賢士則國彊人富失賢士則國弱人貧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

安失士則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翰曰矯舉厲振也言人擇君而事之如鳥舉翼振翮而恣意飛意所存慕者乃下

師古注曰言來去如鳥飛各任所息也

淮東子曰顏淵曰日君欲相
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
事安能坏而道

事故士或自盛以橐

託

或鑿鑿環回

以遁

向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橐
袋也昔魯君聞顏闔賢使

聘之欲以為相闔乃鑿鑿環回遁也

善曰史記王稽辭魏去
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王稽曰穰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

中有頃穰侯

是故鄉衍以頡

頡

頡

而取世資

銑曰頡頡猶詭異也言鄉
衍著書所言詭異而世人取

資以為師學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鄉衍仕齊至鄉

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

善曰頡頡奇怪之辭也鄉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

以為資而已為之師

孟軻雖連

蹇猶為萬乘師

良曰連蹇謂往

也言資以避下文也

軻游齊齊不能用適梁梁亦不用然而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威王

師也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

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指曰滕文公尊勢孟子若

弟子之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

濟曰渠搜西方遠國名也在西故言右應

問師

應劭曰南貢析支渠搜屬

前番

馬也應劭曰南海郡張舉曰南越王都也

後陶

善本作

塗

翰曰北方遠國名在北故

東南

一尉

向曰一尉官名也如

微

以糾

稽

銑曰西北玉門陽關有門候所以同候遠國來朝之賓

微以糾

西北一候

也候亦官也如溝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

微

以糾

稽

銑曰西北玉門陽關有門候所以同候遠國來朝之賓

微

以糾

稽

銑曰西北玉門陽關有門候所以同候遠國來朝之賓

微以糾

墨製以鎖質鉄

方無反良曰糾墨鎖鉄皆刑法名也微繫示也制衣裁也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繳弩之微善曰說文曰糾三

合繩也又曰墨索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

以倚廬

濟曰倚廬聖室也斬衰之服居之結其心也此言脩喪制之禮以示於人也應劭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善曰結為倚廬以結

其心在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廢繼斬衰居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

龍衣咸營于八區

翰曰區方也善曰史記荆通曰天下之土雲合霧集魚鱗雜還還徒合切家家自以為

稷契人自以為皐繇

善本作陶字向曰稷契皐皐繇皆古之賢臣也言家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

也善曰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既皐皐陶

戴纓

音史善本

垂纓而談者皆

擬於阿衡

銑曰纓冠也纓衣領也言衣冠者所談皆自擬於伊尹之才也阿衡謂伊尹湯之左相也善曰鄭立儀禮注曰

纓與繼同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也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良曰五尺童子謂小兒也

羞比於霸世之臣謂已得帝王道矣晏嬰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吾管仲字也善曰五尺童子已見李令伯表

當途者升

漢書崖作崔字鳥
作鳥字

應劭注曰二老伯夷木
公也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

匹夫壁言若江湖之崖渤解之鳥乘法鴈集不為之多雙父

鳬飛不為之少濟曰江湖渤解天下之大水喻國朝之大也四鴈曰乘

四鴈雙鳬之集不為多飛去不為之少言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少善曰古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

二老歸而周熾翰言三仁比干箕子微子也紂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

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焉李善引伯夷與木公為二老甚誤矣旦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得云歸周也楊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善

曰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子胥死而吳亡種

蠡禮在善本而越霸向曰吳王不用伍子胥賜以鑄錢令自死後亡

五殺古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銑曰五殺大夫百里奚也初百里

燕昭王用樂毅破齊國昭王死惠王立乃疑毅毅乃奔趙燕惠王乃懼也善曰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

平曰章句小傳也意合韻故閑久

其唐曰傳寧威也

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縲公與語而危穰侯良曰魏

范睢折脅拉齒既而不死後入秦說秦王以穰侯為相余見銑注而危穰侯齊宣擊

而笑唐舉濟曰蔡澤就唐舉相舉乃笑之噤吟語而笑良後乃代范睢為

始先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

翰曰言時亂有事則非蕭何曹參張子房陳善曰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向曰章句之徒謂文儒之人也言若當

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銑曰聖哲不能獨濟故云不足馳騫謂奔走也良曰天下無事則庸夫

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

相或釋褐而傳高宗得傳說乃去其短褐之服以為師傳善曰左氏

師古注曰漁父出澤
音尋漁合韻牛助父

以談服更注曰薛急

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室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

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子得之舉以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濟曰侯

也為夷門卒見魏公子無忌乃倚門而笑之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殺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誠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

昭曰笑人不知己也或橫江潭而漁翰曰此為漁父也漁捕魚也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

七十君竟不一遇或立談間而封侯銑曰言立談之間乃封侯善曰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

趙上卿故號為虞卿或枉千乘於陋巷良曰言枉紆千乘之駕至於陋巷之中以就賢人也善曰呂

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二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二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

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濟曰擁執也篲掃帚也言人主或為賢人執帚與先驅而

行也善曰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

奮其筆翰曰謂人主貴而信之故也頗少也室隙蹈瑕而無所屈善本向曰作拙也室塞

漢書卷作死師古注
曰死居也同字作周
師古曰周同也擬疑
也

師古注曰報聞即罷

也隙過也瑕亦過也言塞補人君之過君雖蹈履其過終無見屈謂當今縣
賢士用忠故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之

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銑曰言今天下太平無有列國則縣令羣卿
不求諸賢士郡守不迎致師傳賢人何用

不揖客將相不挽眉良曰不低眉下言奇者見疑行胡殊者得

辟濟曰奇策也殊謂與常理殊也辟罪也善曰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是以欲談者卷舌

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翰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投跡

謂觀事變而隨行之善曰言不敢奇
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

行而投其迹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

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

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向曰策謂

策也抗舉也疏書也言非對策甲科孝廉方正之人獨可舉意上書論道是
非則是下觸上聞必見罷而不用又安能得青紫之貴乎待詔謂天子之命
善曰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然甲科
為第一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

且吾聞之也善本

師古注曰炎火之氣也隆
今雷聲也人々觀火聽
雷謂其為盛也每以故天
收雷也地藏火勢則
為虛元言極盛者亦
減也

字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銑曰炎炎隆隆盛兒觀雷觀火為盈為

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良曰觀雷聲火光

其所以矣為復虛也為復實也忽然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

盛必衰之義我也知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滿盈之志矣故知

天道惡盈鬼神害盈瞰望也善曰如漢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

極則為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久亦消滅為灰炭之實也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

謙九攬女者亡默默者存濟曰攬攬執持也言執權用勢位極者宗

善本作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

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翰曰清靜寂漠皆無營欲也庭宅謂精

玄默無容無則老子曰知清知靜為天下正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向曰言古人世異事變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易居今今子乃

以鵩鳥而笑鳳皇執蠃鳥與蚌徒而嘲龜龍不亦病乎銑曰鵩鳥惡

蜴之類也

善曰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蜴蜥

臬為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蜴蜥在草曰蜴蜥

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

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

良曰俞跗扁鵲善醫者之言病甚不逢善醫亦可悲也

善曰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

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濟曰靡無也言無此太玄經豈無所成名乎范蔡已下何必有太玄而居卿相之位也善

曰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楊子曰范睢

善本有魏字

之亡命者

善本無者字

也折脅拉

作客口亞

免於微索

翰曰路腰骨也則睢所拉齒齒即骨也微索刑具也

翦肩踏背扶服入

囊

向曰翦肩畏懼兒睢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稽車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書傳無踏背之事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囊中囊無底袋也善曰

孟子曰脇肩諂笑則

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

征

穰侯而代之當也

銑曰激卬怒也介間抵拒也言睢間秦王兄弟扼穰侯之喉說其是非而代之為相正當其理涇陽君秦昭王同母弟也穰侯姓魏名冉宣太后長弟也為秦

相用事甚盛字為穰侯善曰史記曰范睢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

用謂此文之時也通也
得也宜也詩也又感
乘美狂者是文之誇
可觀

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險顛折^支顛^於涕唾流沫^呼西指彊秦

之相^益其咽^千而亢其氣^折其此^月而奪其位時也^{良曰言澤醜}

引也折頸謂無鼻莖隴也鼻口之中常有涕唾沫然能入秦高揖范睢而
說之所言必搯其咽喉亢絕其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位此得時也折其猶隨後

繼跡也韋昭曰曲上曰頰欺甚切 善曰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
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

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
蔡澤為相說文曰頰鼻莖也沫洒面也廣雅曰咽嗑也嗑音益 天下已定金

革已平都於洛陽^{濟曰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將都於洛陽也金革}

也禮與漢書曰^{善曰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事^{高祖西都洛陽}委輅^胡脫輓^正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

國徙之長安適也^{翰曰委輅本輓車之人也見高祖所都不便乃委棄其車}

以木當骨以輓車也不拔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善曰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五帝垂典三主傳禮百

世不易叔孫逋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漢書曰事敬成則國過
得也高祖在平欲脫
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
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
不便不如入關據秦
同是日車駕西都長
安

向曰漢朝承秦餘敝禮儀敗亂而叔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既定乃解去兵甲投棄戈戟遂作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 善曰左氏傳曰援抱而鼓漢書叔

孫通曰臣願效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出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 銑曰呂刑尚書篇名刑法之事也靡壞也言刑法壞敝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製造律法合其時宜也 善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弊

鄧展曰靡音麻示慎書曰相國蕭何摺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

世則詩布內切善矣良曰詩乖也言時宜不同故不用蕭何律法於唐虞有作

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善本有建婁音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繆善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濟曰並言

不同也前漢金田碑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並貴盛同 夫蕭音規音曹音隨音

勢若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間則必狂亂之事興也 作律法之規矩曹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向曰留侯張良也功若泰山響

若砥征頤砥音聲聞數百里故曰砥音砥音禮切韋昭曰砥音若是理之是 善曰字

野史曰榮者謂聲名也
一曰榮不謂草木之榮
取以充食

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太山雖其人之贍善本作贍智哉亦會其

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銑曰低山石其崩落者聲聞數百里言蕭故為可為於可

時之可為也何之徒功響高若山頽之聲也贍足也為不可為於不

為之時則從良曰事本可為而為於明主之時則君臣不若失蘭先善無生收功於章臺韓

可為之時則凶濟曰事本不可為而章臺秦王意欲取壁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言壁有瑕欲指示秦王主乃復與壁

趙有和氏璧而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王使蔣相如持壁入秦秦王見相如於四皓采榮於南山

章臺章臺秦王意欲取壁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言壁有瑕欲指示秦王主乃復與壁以是收蘭生之功也章臺臺名晉灼曰相如獻壁於此臺

令相瑕相如因不與之秦王竟不得壁而還歸於趙王趙王四皓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等四人皆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

向曰四皓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等四人皆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長安之南商洛山中高祖時帝使求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子游也榮猶德也言出

店采德於南山也善曰四皓少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相連銑曰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也

將軍擊匈奴至祁連有功甚多乃益封五千四百戶祁連地名善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私富人車氏之女

漢書卷之六
劉向傳
君是損割其
名

以用其財也竊私取也貲財也漢武帝將賜羣臣肉食之東方朔乃拔劍割肉以歸遺其妻也多亦肉也細君妻也善曰史記曰文帝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子大君僅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承白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

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濟曰並謂比並也默然清靜兒

○答賓戲一首 井序

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

無功

翰曰或謂或有人也無功謂官尚卑項氏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

又感東方朔楊雄

自喻以不遭蘇張范滂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

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

已矣

向曰聖人一定其志烈士不易其心者蓋為求名於一時以振於後世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

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故太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如淳曰唯貴得名耳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銑曰太上謂太古有道之時善曰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

夫德不得後身而特

盛功不得其時而獨章

善本作彰字良曰德者仁行之先故不得後於身也特獨也功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

見也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

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

遑孔席不暇

乃墨突不黔

巨炎切濟曰棲棲遑遑憂時之不濟也席不暇卧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孔謂孔子墨謂

墨翟也突竈孔也黔黑也不暇饜食故不黑也善曰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章昭曰暇溫也言坐不暇席也善曰文子曰墨

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由此三長之取捨

善本作舍

者昔人之上

務著作前烈

善本作列

之餘事耳

翰曰取捨謂進退觀時以務安人也向曰著作謂述作文史也前烈謂前

賢也劉德曰取者施行道
德也舍者守靜無為也
今五子幸游帝主之世躬帶紱冕之

服向曰吾子賓謂王人也道也曰帶大帶也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莫龍虎之

文舊矣銑曰浮游於盛美之時沈潛於道德之間見朝廷之事煥然其有文章久矣英華猶盛美兒纘見也龍虎喻有文章之盛也舊文也善曰

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沉字纘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

盛久也卒不能據首尾良曰卒終也據舒也太舊振也言其終不能也如神龍舒其首尾振其翼異鱗以游於高遠

也喻求振拔富貴也淦淦鳥塗濟曰淦塗淺水而有泥者言當須去卑賤跨騰風雲以升高位亦如龍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

中也跨行也善曰說文使見之者景善本交聞之者響善本交震翰曰言富貴則使人聞

見其影響則驚懼也景影駭驚馬震懼也善曰言見之者徒樂枕經藉書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

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向曰枕經典而卧鋪詩書而居也紆屈也衡門謂以草木為門者貧賤之居也上下

無根帶謂無援助也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鈇思於毫芒之內銑曰據韋昭曰帶都計切

宙天地也銳精也毫芒細小也言造制文史則舒意於天地之外替神默記且

精思細小之內以成其文章也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杪也

善本以年歲良曰且猶終也言常用神思潛默記事以終年歲也如淳曰緇音然

而器不賈古於當己用不效於世雖馳騁如濤波摘藻如春華

猶無益於殿見最也濟曰賈言也效呈也摘發也藻文也殿後也最先也言

世雖辨言如濤波之源發文如春山之華終無益於事之先後也劉德曰帝舅薛

也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韋昭曰摘布也藻水草之有文者善曰鹽鐵論

曰文學繁於春華漢書晉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

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

翰曰賓勸主人且為權主人迫

笑曰向曰適爾寬閑之兒項岱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利之華

閭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煢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之小處也煢燭小光也言其見幽深之小光未仰天見白日之光也應劭曰爾

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善曰字林曰突一帛切煢小光也

王塗蕪穢周失其

又良曰蕪者音塗道也穢謂亂也馭理也言周

侯伯

方軌戰國橫

音務濟曰言諸侯並軌而行為戰爭之國也橫猶謂

東西交馳謂之鴉七國爭

於是七雄虓

平鬪分列衣諸夏龍戰虎爭

翰曰七雄秦楚齊趙燕韓魏也虓鬪猛烈也諸夏中國也晉灼曰詩云鬪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

游說之徒風

電激並起而救之

向曰颶急風也電激謂其口辯疾急也救之謂救諸侯之危也

其餘

飛景附雲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銑曰其餘謂史傳所

不記者森火飛也景影也雲煜彊盛兒言游說之人史傳所不記者有辭如烈火之飛焰馳逐如影之附形恣為彊盛游於其間者不可勝數韋昭曰颶風

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雲音畢爾之畢善曰

當此之時擗

鉞

良曰打鉞謂不才之人也擗磨皆自激厲也言當此之時不才者皆亦激厲以求僥倖如鉞錫之刀能一斷割蓋

亂世易為才韋昭曰擗磨也善曰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鉞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

千金

濟曰齊圖燕燕將保聊城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繫於矢射與燕將得之泣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聞魯連在趙為謀秦軍

為之退五十里趙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為壽仲連棄而不受蹶棄也

善曰魯連已見上文李奇曰蹶蹋也 虞卿以顧盼而捐相

印

翰曰秦昭王遺趙王書索魏齊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恐殺魏齊乃解棄相印與魏齊間行言以義相助之間乃棄相印而去

也 大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蠲佳而不可聽者非韶夏

之樂也

向曰秋衆聲也投合也淫蠲邪音也樂有衆聲相合感於人耳又合音律法度而淫邪不可聽者蓋為非舜禹之雅樂也韶舜樂名大夏禹樂名

項岱曰啾口吟也

善曰投曲投合歌曲也李奇曰淫蠲不正也

因勢合變偶

善本有 時之會 善本 移風

易俗

善本作風

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

善本有 法也 銑曰言人因乎

遇與時會者雖亦移風易俗且復乖迂於道苟合目前此不可通於政體也善非

實折之長法也項岱曰容且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

及至從人合之衡

音 散之 謂蘇秦合六國以備秦也橫人謂

過多為偶

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濟曰亡命謂棄君命而外游者也羈旅謂客游不得志也

善曰章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仇對者也

漂說謂浮誑之言騁辭謂馳辯之說皆欲感動於人君也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
之命謂亡君命也 善曰左傳陳荀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次客也 商

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韓曰三術謂帝道王道霸道而商君說秦孝公用此
三術李公用其霸術也鑽者取必入之義也如以鐵鑽

之也服虔曰王霸

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何曰要致也謂致始皇為
彊暴之法項岱曰大富發也

時務謂六國更相攻
伐爭為雄伯之務

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銑曰風塵顛
沛喻危亂也項

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
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

據徵堯

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良曰
言據

徵倖乘邪險以求富貴
也一日言不久計也

朝為榮華夕而

善本

顛顛福不盈

齊禍溢

於世也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之不滿目
以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

細

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品行詐以賈

古

國

韓曰韓非設辯說以激發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子子楚為質於趙出不
羣為賈人於邯鄲見子楚不羣以為奇貨乃謂之曰吾能太子之門不羣乃

以奇物玩好以遺秦王夫人請立子楚為太子昭王薨太子立為莊襄王賈者
言如以奇物玩好賈買於國之恩也項岱曰以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

史記曰秦昭王太子楚
質於趙不韋買
耶耶見曰此奇貨可
居乃以五百金予子楚
以五百金而與人可物玩
好而遊秦獻華陽
夫人之子楚為嫡嗣
秦王薨子楚代立為
莊襄王以不韋為丞
相克飲鳩而死故云
厥宗亦墜
向曰不德固大墜
一飲宗

吉士班固以自託也說難既道其身乃囚向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

尚書曰其惟吉士斯所疾乃囚而死適秦貨既貴厥宗亦墜銑曰秦貨謂始皇也不韋

則莊襄王之子故云秦貨既貴貴者言為王也始皇初即位乃尊不韋為相

國太后有私於不韋始皇知之免相國不韋飲鳩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善同

向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良曰抗舉也孔子云

如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自放逸彼豈樂為迂夫闊哉道

也善曰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濟曰彼謂孔子孟軻也言孔孟豈樂為遠闊富貴之事蓋為

不可以貳也人之道不可貳行項氏曰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

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方今大漢洒所掃羣穢夷險其艾朝曰

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羣穢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者平之末者艾之晉

向曰廓開也恢大也言開大五帝三皇之綱紀也項氏基隆於義農規

曰絃張也皇君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廣於黃唐銑曰義伏羲也農神農也規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

規矩也黃黃帝也唐唐堯也

之如神，神，含之如海，養之如春。

良曰：如海，含養萬物，納入百川。善曰：醴泉，炎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

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

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

濟曰：六合，四方上下也。同源共流，謂同奉天子之化也。韋昭曰：天地四方也。

沐浴玄德，稟仰大和。翰曰：稟，受也。言受大和平均之

道也。善曰：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玄枝附葉者，善本。壁言：猶草德外，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

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

向曰：言上下相親附，各得其所有如此也。

得氣者蕃滋。

失時者零落。

銑曰：言仕者得太和之氣者，則盛；失道者，則去位也。蕃，滋盛也。零，落喻失位也。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

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

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良曰：參，三也。言

天子之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地為二，兼天子為三，故云三。天地言其如天地之化，豈有人事而能知其厚薄之德？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

地，豈人所

能論邪？今五子處夏代而論戰國，瞿所聞而疑所覲。

濟曰：吾

也。瞿明也，言其以遠之所聞為明，以今之所見為疑也。

欲從整，毛敦回而度，高乎泰山，懷沈軌，濫

音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

韓曰整數小丘也沈濫小泉也重淵海也喻賓以小見欲窺我大道亦如小丘小

泉北度測量太山之高海水之深亦不可至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

出湧出也郭璞爾雅注曰敦孟也賓曰若失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鞅斯謂商鞅李斯也項岱曰周衰王霸起鞅斯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

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

向曰言上古之士行道成名可述於後世者豈有默然無所制作而止於一時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主

謀合神聖

銑曰言不然也謂亦有所制作也 韓曰咎繇為舜謨以致太平至理合於神明無所不通 善曰尚書曰咎繇矢厥謀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殷說夢發於傅巖周

望北動於渭濱

向曰殷王高宗夢賢臣乃得說於傅巖之野周文王卜北遇得太公望於渭水之濱也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魚釣好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履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甯

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

備良音銀

銑曰甯戚有賢才家貧

乃為高歌桓公聞而納用之康衢道路也張良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良受之後佐漢高祖定天下也邳地名

善曰爾雅曰

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

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

良曰俟待也言上四人皆待天命是神靈之交匪詞言游說之所相信也故能立必成之計申其大

功也建立也展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

儒林濟曰近者謂漢時也陸子賈也賈著書十二篇號曰新書興行也董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井發文謂著春秋繁露也儒林謂列

於洪儒之林言文儒多如林木故名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善曰史記曰高帝拜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著奏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

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三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劉向司籍辨章舊

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

翰曰司籍謂王司典籍也分辨章句之舊聞以行於世也譚深也楊雄著書十二篇號曰法言

又作太玄經萬餘言項氏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楊雄譚

思渾天文譚士卷象論語號

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

皆及時君之門閭究先聖之壺苦奧

向曰言陸賈之徒所著述皆及時君之意臻之於門閭之下而君納而行之閭宮中門也究盡也壺內與室至也言能盡先聖之大道者如入於先聖所居室中應

劭曰爾雅曰宮

真善本無

婆娑平術藝之場

銑曰婆娑縱逸兒也項氏曰婆娑偃息也場圃講經

中巷謂之壺

藝之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

良曰言篇籍多如範圍之育物也

濟曰言文

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

翰曰列業也炳光也亞次也言陸賈之徒

質相半

進納文章發明天子之聖德業光乎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說本全之徒與

若乃

東善本作抗行於首陽惠

柳惠

降志而辱仕

向曰東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

行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下惠

顏潛

善本

樂於簞瓢

孔攸篇於西狩

銑曰顏回潛於陋巷之中不改其樂一簞食一瓢飲魯哀公

此麟也孔子遂脩春秋上自隱公終篇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也

聲盈塞於

善曰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大淵真吾徒之師表

善本有也字

良曰言伯夷等四人聲名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之師以為上也表上也項氏曰言若

此之榮名上達皇天

且吾聞之二陰一陽天地之方

善曰周易曰二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

方猶常也乃文乃質主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

濟曰言文質同異各在一時此聖哲

之道所常然也哲智也項氏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

而復項氏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

故曰慎脩所至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

道之腴

庾俱反

翰曰所謂志之所好也爾汝也天符天性也向曰供猶全也腴膏腴也言研味道德之膏腴項氏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

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神符相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者也

神之聽

善本

之名其舍諸

以精神聽察時事及有善惡之名皆將捨之勿繫於情也項氏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賔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

眊履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

良曰韞藏也言璧藏於石中珠

在蚌蛤之內歷世莫能見之及其理而剖之則景曜英精遠千載而有光 善

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主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

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

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恩名曰隋侯之珠

應五目龍潛於潢汙鳥魚先鼃媒息之濟曰膺龍有翼之龍也潢汙小

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

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

而據善本皓善本蒼善本也翰曰奮起也忽荒謂天下八荒也躒行也皓蒼天也

記注躒音戟躒與據同謂故失泥蟠盤而天飛者應五目龍之神

之足戟持之並京逆切

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銑曰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晃光色也後

也貴謂理而剖之知其寶也和下和隨隨侯

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良曰處暗君之時久守明道也章明

也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

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

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

君子之道久而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介齊曰

章遠而隆也

伯牙

師曠皆善樂者離婁目明者言能察秋毫之末百步之外有微曰牙角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 善曰纏

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 逢蒙絕技於弧矢般班輪權巧於斧斤

斧 翰曰逢蒙善射者也絕妙也技能也弧弓也般輸工巧者也推專也 善曰吳越春秋陳韋曰黃帝作弓後有趙孤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

曰公輸若之族名班 良樂軼能於相馬馬獲抗力於千鈞 向曰主良善韋昭曰權猶專也

善相馬者也軼過也烏獲壯士力舉千鈞也抗舉也三十斤曰鈞也項岱曰良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千鈞者三萬斤 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

衛嗣君曰烏獲舉 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音銀銑千鈞又況一斤乎

善醫者也石藥也研謂范蠡之師也桑桑弘羊也此二人皆妙有心計也垠涯也言計筭無涯畔 善曰左氏傳云晉侯求醫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

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文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

也 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良曰走主人自稱也猶今之言下走然也廁間

也彼列謂列牙曠研桑之徒也密爾近也斯文謂文史之業也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 善曰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

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

攜佳人兮不能忘

濟曰佳人謂羣臣也善曰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鴈來賓

泛樓舫兮濟汾

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翰曰舫上起樓故云樓舫也大舫上施樓故號曰樓舫列女傳曰津吏女歌曰水揚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作

波兮杳冥冥

簫鼓鳴兮發棹歌

善曰棹歌引棹而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向曰物極必反故樂極

而哀多也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來

善曰列女傳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悲傷

歸去來一首

善曰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云

陶淵明

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當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

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良曰蕪謂草也胡猶何也

善曰既自以

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濟曰思求於祿故形屈而驅役此我自為何所惆悵而獨為悲

辭曰惆悵兮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翰曰忘悟已往之事不可諫而來事亦可追改謂雖為官今將歸去

是追改也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人行迷失道路尚猶未遠可早迴也謂休仕也善曰迷途已見年達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

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銑曰行舟而歸也

問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

許微良曰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曰欲暮也善曰毛詩曰馳驅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

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

良曰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載則也欣則奔喜而至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也

僮僕歡迎雉子候門

濟曰雉小也候門謂於門首伺候潛到也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

徑就荒松菊猶存

翰曰昔將謝隱居幽深開三徑潛亦慕之言久不行已就荒蕪也善曰三輔決錄曰將謝字元卿舍中

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拙廉進名不出

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

庭柯以怡顏

向曰柯樹枝也怡悅也言其枝柯相掩覆以為可榮故悅也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旨酒盈樽陸

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

倚南窗以寄傲

五審容膝之易安

不過容膝言審思此事別所須非廣亦可謂易安其身也善曰銑注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良曰言田園之

中曰日游涉自成佳趣善曰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策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

策

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

善曰本觀濟曰策杖以扶老弱周流而憩息也矯舉也善曰易林曰鳩杖扶老

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

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

翰曰言雲自然之氣無心

意以出於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自為縱逸言鳥

景殿翳翳以將入撫孤

畫飛勸而暮還故林亦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

松而盤桓向曰撫攀也謂賞其堅貞故盤桓而戀之盤桓行不進兒善曰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晡晡以

曰盤桓歸去來兮請自安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

不進也

焉求銑曰焉何也善曰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遊相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

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悅親戚之情話樂琴令書以消憂農人告余

以春將有事乎西疇也

良曰有事謂耕作也西疇謂潛所居之西也疇田善曰說文曰話會合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

曰玩琴書以滌暢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濟曰巾飾也言裝飾其車或舉棹於孤舟將游

行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

丘翰曰窈窕長深兒壑澗水也謂行舟以尋之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木

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向曰欣欣春色兒涓涓泉流兒善曰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曰涓涓

不墮為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銑曰休謂死也言感吾人生行將死也

江為河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已矣矢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

委心任去留

良曰寓寄也曷何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

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

音茲協韻而耘音茲協韻耘音茲協韻謂除草也

登東阜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營田之所也春事起東故云東也阜田也

樂夫天命復奚疑

銑曰聊且也乘化謂乘其運會也歸盡謂死也奚何

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韓曰家語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善本注同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良曰關雎篇名美后妃德也

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

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

上平下去

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其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

向曰中謂中心也形見也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

謂之音

銑曰上下相應曰成文也善曰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下無主

兵戈興動故人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濟曰近猶過也先王以是

經夫婦成孝敬

良曰經序善本不倫美教化移風俗翰曰厚謂使其淳厚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

向曰主文謂立詞文雅也誦誘也言誘人君之意微以為諫也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

銑曰言者謂諷諫也善曰誦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

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請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

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翰曰變其風雅以至夸麗國史明乎得失五臣本作失得之跡

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良曰苛煩也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

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我發乎情民

之性也止乎禮義我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

風濟曰一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翰曰政則正也言正天下之事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善本

也翰曰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善曰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向曰周南篇名善曰自從

被江漢之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良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王道之始

也其基本也善曰先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善曰憂在進賢

斤太主王季文王也

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翰曰哀念也善曰哀蓋字之誤也而無

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善曰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向曰漢書云孔安國以述尚書為武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

是文籍生焉向曰書契謂符信印璽也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

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濟曰倫次也誥言也與深也揆致也是

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良曰求天地萬物之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翰曰志記也言書記之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

所且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丘墳五典

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向曰孔子即安國十生於

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少良曰言見史籍之文煩多恐遂

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謂刪略

也約謂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向曰職方

書名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翰曰討尋也墳典即其

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向

芟除草也夷平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日除之如芟荒草典謨

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銑曰典謂堯典舜典也謨皋陶謨也訓伊訓

皆篇名如此之類物所以恢弘至道示人生以軌範也良曰恢大帝

者百篇此略舉之

王之制塲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翰曰孔子弟子三千人也徒衆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濟曰逃避

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向曰先人孔子也藏書於壁中也

漢室龍興開

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猷道也

濟南伏生年過九

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

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王謚曰共也好

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向曰科斗古文文字也

王又升孔子堂

濟曰王即共王也

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

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

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

以所聞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

良曰言隸古者削古文之字以書

今文乃得定

更以竹簡寫之

翰曰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

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

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

濟曰平心盡也送官謂進於天子也

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

良曰承天子之詔以為訓傳於

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

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思為之訓解也覃深也

采摭羣言

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翰曰摭拾傳解也約依約

也敷布暢通厥其旨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

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我見宜

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向曰冠正也言正其篇首以次序也既畢

濟曰言定篇已畢也既已也

會國有平蠱事經籍道怠用不復以聞

銑曰平蠱謂時

江充誣戾太子厭蠱

傳之子孫以貽後世

翰曰言既不復聞奏天子乃欲自傳子孫以遺後世

也貽遺也

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元凱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平吳有功加特進善同翰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

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

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良曰錯雜也年有四時舉其春秋以立名

不必兼言冬夏也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

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向曰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版為

臆孟子曰楚謂之檣杌晉謂之乘去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錫曰檣杌乘皆春秋之別名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善本有也字濟曰韓子

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

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已上之人也赴告謂有事則來告於魯乃為策簡而書之諸所

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

其典禮錫曰志記也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

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濟曰害亂也刊削也其餘則皆即用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

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文經於

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

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

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良曰略不盡舉謂略之不能盡為舉說也

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約

旨意也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銑曰究盡也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厭食而飫之使自趨之翰曰使學者優柔尋之自求義理既得若飽而厭食飫其自

趨進道業而不患不知也厭食飫猶食飽也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三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向曰凡猶條目也周公之

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

闡幽裁成義類者銑曰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道幽隱者使開之闡開也皆據舊例而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

良曰善者褒之惡者貶之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

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我謂之變例然亦

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

而暢之也

濟曰暢通也

其經無義我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

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

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

善本作而義起於

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

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

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

示大順諸所諱辟

善本作避諱

辟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弔車齊侯獻捷之類

是也

翰曰楹屋柱也桶椽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

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

之向曰逢事如此類者生其義矣觸逢也長生也

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

紀備矣或曰

濟曰假設或有人問將欲復答重明其義

春秋以錯文見義

銑曰錯雜也

若如

作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

翰曰然猶如此也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

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

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

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

善本作其

所不通皆沒而不說

翰曰謂十數家所言者如此也

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

自亂

良曰膚淺也言諸家及更淺引公穀以訓解春秋是足以自亂終無益也

預今所以為異

濟曰言預今所作異於諸

家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

諸凡推變例以正寢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

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事則備論闕而不斷以待後賢而補之

然

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

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

同異

銑曰違謂與理相乖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我類各隨而解

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

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

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良曰詳論也

或曰春秋之作上傳

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立明

為素臣

銑曰孔子卒後而為或人所謗云
孔子自立為素王以年明為素臣

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

魯危行言孫以辟

善本
作避

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我公羊經

止獲麟

翰曰至獲麟之
時以為終篇也

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向曰至孔子
卒時為終篇

敢問所安

銑曰安何也言敢
問所以何為也

答曰異乎余所聞

翰曰言與
我所聞異

仲尼曰文主既設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

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

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

善本
作于

獲麟之句者

善本無
者字

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

善本無
則字

春秋何始於

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

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良曰公是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

濟曰祈求也紹繼也言平王能求天之福以承天命繼先王之業開中興之道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

向曰弘大也啓開也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

翰曰西周謂平王末東遷之時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我垂法將來

銑曰會合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則

善本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

或問之云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此所以分別不黜周王魯之意也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善本往考來情見乎辭言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

善本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言遠辭約則義微

良曰言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

濟曰言以忠信禮樂

忠非

所聞也

論曰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患非我所聞也答上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也

子路欲

無欲

字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

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爲臣禮於孔子孔子以爲欺天也天即君也言此所以

欺於君爲亂逆之道而孔子不爲

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銑曰此亦答上文也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

亦又近

詎向曰詎言虛也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

知途

射亦不在

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

得其實

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篇亦止於所起之歲也可謂得其實事也

至於反袂拭面稱

吾道窮亦無取焉

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面曰吾道窮矣言此事虛說亦不可取之爲實也

三都賦序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

善爲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良曰晉書云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也年出二

始受書常患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至忘寢食

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左思三都賦成

謐見之為之作序以稱其善也善本注同

玄晏先生自

濟曰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曰玄晏先生也玄道

也晏安也先生

學人之通稱也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

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翰曰敷布也言布弘體物以合物理使

頌謂之賦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

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然

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善曰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

已善曰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將以貫

善本善本之王教太平乎勸戒也善曰

曰紐系也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

文九切

之體百世可知尚曰言周兼於夏殷二代之文質兼備也監兼也善曰夏

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

詩善曰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

夏序詩善本有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善曰西都賦序曰賦者古

詩之流也至于戰國主道陵遲風雅寢頓銑曰頓壞也於是賢人失志詞

賦作焉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

然辭義可觀良曰炳明也善曰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

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善曰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

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測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

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翰曰言後世因宋玉言過其實故有誇多爭競之文自此而起風雅體失自此漸長風雅

之則於是乎乖

善曰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設其風諭之義我法信曰辭人之賦麗以淫

逮漢賈

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

博誕空類

濟曰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

大者罩天地之表

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

善本接榱不容以作夏

居也

翰曰充滿也廣廈大屋也榱榱也皆謂說事過實也

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

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

向曰馬融作廣成頌王生謂王亥考也靈光謂靈光

殿賦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初極狩之禮故猾賊縱橫馳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

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

銑曰宏太侈麗也

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

代辭賦之偉也

良曰蔚爾文盛兒鱗集言次序也偉美也

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

其文蔚也難圖父老曰鱗集加流

若夫士有常產俗有舊風

濟曰常產謂土地方以類地所常出之物

方以類

聚物以群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

寄以中域翰曰司馬長卿楊雄之儔所述物色非本所出也中域謂中國也則長卿止林而言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言玉樹青葱是

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善本附派宕忘反非一

時也向曰祖法也構合也言後世士人法學相如以合其文章者如雷聲發而衆聲同啓若影之附於形如水流一過不復反矣如此亦文也景影也宕

過也非一時言久也善曰徐廣中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萊也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景附謝流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

室內潰四海圯平裂衣銑曰曩昔也潰亂也圯毀孫劉二氏割有交

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含夏良曰孫劉謂孫權也交益蜀地名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琦可以夏已見緒

偏王良曰作者謂左思也環美琦大而却為魏王述其都畿弘敞

蚩且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禽善本滅比亡國而魏

氏善本無氏字以交禪比唐虞既以善本作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

善曰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西京賦曰鑒戒唐詩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

跨中區之濟曰梁岷二山名并南地考分法次之多少計殖物

之衆寡翰曰分次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楊州之分屬吳也皆參益州分餘皆屬魏分也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善

曰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阜上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

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向曰言三國不可與魏同年而語矣謂魏都美

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銑曰二國與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謂得聞其美也謂其所習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善

曰史記曰木史公曰成主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

方之論也良曰各自說本土為樂作者又因客善本有之辭正之以魏

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齊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者以比之言土物皆

以實說也。善曰方氏傳賓媚人曰龜理天。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

誣也哉。銑曰按馮也誣虛也。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其序而不錄其詞。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猶極也。邁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有脩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

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未被書

擅去。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善曰魏木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

遂肥遁。善曰魏木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

於河陽別業。良曰肥猶美也。言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也。河其制

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

濟曰幾近也舍謂屋也善
曰楚辭曰水周兮堂下

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

翰曰觀臺也

家素習

我頗有秦趙之聲

向曰技樂也

善曰揚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出則

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

銑曰出謂出游也弋取鳥也釣取魚也入謂歸入室也善曰楚

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以條暢

又好服食咽

伊

氣志在不朽傲然有陵

作凌雲之操

向曰服食咽氣志在不朽謂求長生也操猶志也善曰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

氣仲長子昌言欲復見牽羈婆娑安於九列

濟曰謂仕宦如以物牽引而羈繫也婆娑游處

也九列九卿也時崇為太僕卿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太僕

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

黷汙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黷媒也毛詩曰茲之永歎

善曰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

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

向曰儻疑辭也

此曲有絃無

歌今為作樂

善本

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人遂新聲而

播於字

絲竹也銑也音

選卷第四十五

金澤文庫

學校字彙

平氏政朝臣

隅之產九率更行年六十一歲

加朱墨点 三安